

优秀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主编

中国作家

经典文库

文学即入学，文学即人生，文学不是历史，但往往比历史更真实

ZhongguoZuojia

JingdianWenku

光明日报出版社



邓宏顺
杨沐
冯良
彭见明

卷

优秀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主编



中国作家经典文库

ZhongguoZuojiaJingdianWenku

邓宏顺
杨沐
冯良
彭见明

卷

中篇小说卷

光明日报出版社

责任编辑:田军

中国作家经典文库 《中国作家》杂志社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邮编:10005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495 印张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500 套

ISBN 7-80145-554-1/I·66 定价:2290.00 元(全七十六卷)

前言

文学即入学，文学即人生。文学不是历史，但往往比历史更能真实，学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一个国家与民族文学的昌盛，才能确保有深刻底蕴的持久不衰的昌盛。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延绵不绝的文化传统的古老民族。其文学之盛更是代代相习，薪火不断。中国当代文坛，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中产生了一大批在国内外有重大声誉的优秀作品和许多文才横溢、著作等身的知名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以宏扬新文学、新文化为己任，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让更多的读者从新时期文学的成绩中得到滋养与熏陶，特联合光明日报出版社隆重推出《中国作家经典文库》，本文学作品几乎囊括了新时期文学发展中的所有精品，是每一位文学爱好者乃至普通中国人所必读的文学范本，必将对新时期中国文坛的发展直到整合过去，指引方向的积极作用。

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直属主办的刊物，是目前中国唯一一家大型文学月刊。活跃在当代中国文坛的几代著名作家几乎都是它的作者，其权威性不言而喻，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年代里，中国文坛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家与作品脱颖而出。为了回顾和检阅二十多年来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实绩，由《中国作家》杂志社发起，光明日报出版社共同参与编撰的此套《中国作家经典文库》，如期问世。张宇、何申、谈歌、关仁山、徐坤、肖克凡等一大批老、中、青三代优秀作家的倾力加盟，为本套文库增辉添色；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诗歌等诸多体裁的优秀作品空前集汇，计有七部长篇小说及报告文学 11 卷，64 位重点作家专集 41 卷，散文 12 卷，短篇小说 2 卷，中短篇报告文学 7 卷，诗歌 3 卷，共计 76 卷，这些优秀作品与作家集合到一起，以文库的形式展现新时期中国文坛的崭新风貌，并眺望未来文学的发展道路，是新世纪之初文学界翘首已久的大事。基本涵盖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坛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优秀作品，大批的优秀作品构成了二十年来华语文坛的扛鼎之作，经过时间与读者的历练，成为公认的传世经典，必将融入民族的血液当中。继而泽被后世。

本书编委



目 录

邓宏顺卷

有儿为官 (1)

杨沐卷

千条线一根针 (38)

冯良卷

小 女 (108)

彭见明卷

热 天 (150)



邓宏顺卷

有儿为官

1

村会计德法从乡政府散会回来，将一大捆报纸夹在胳肢窝里，兴冲冲地哼着歌进了村，但不往自己家里走，却过了小石桥往光文这边去报喜，走路时两眼抬得亮亮地瞪着光文屋。光文屋座落在一个竹林湾，下端和人共着道，上方和屋左屋右全是茂林修竹。春有竹鸡夏有鹭，冬天也少不得画眉叫。门前的十几级台阶，光文也用水泥浆砌了，抵得光滑而宜脚。德法从水泥台阶走上去，黄狗就如青蛙亮着颈项坐在门口居高临下地叫。这是丢个棒槌在地上都要生根的时节，春分过了几天，墙边石缝里的嫩草一下子长高了。春意催人哪！光文在屋后用竹刷子织瓜园，听到狗叫，便出来看是谁来了。一见是村里会计德法登了门，便停了手出来搞接待，光是骂狗：“眼珠糊了豆渣了？村会计你都不认识你还认识谁？毛火烧的！”把狗骂进了远远的竹林之后，又从屋里搬出个朱漆鼓盘凳放在壁脚里，用手抹了几把落尘说：“江会计，你坐。”德法姓江，光文就不叫德法的名字，叫江会计。光文知道德法喜欢这称呼。

德法在鼓盘凳上坐了，将那一捆报纸放在膝盖上翻找。如今乡邮递员送报纸不大下村，大都抓住开村干会之机，让村干当二传手，因此，村干部每次开会回来，就少不了这么一大堆报纸。膝盖上地方不够用，翻来翻去，报纸就往地上掉。光文就问：“你是在翻什么呢



你？话都没说一句就那么忙着翻。”

德法说：“我给你报喜来了。”

光文说：“什么喜？”

德法说：“是关于庆林的喜事。”

光文一下来了神，脸朝报纸凑得更近，说：“庆林能有什么喜？是来信吧？准是那婊子养的又没有了伙食钱。”庆林是光文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分到县政府给县官写材料，说起来名堂好，其实工资低，又不能按时发，还常问家里要点伙食钱。

德法说：“庆林有出息哩，乡里干部都说有空还要来看看你老人家。他们叫拜访。”

光文真是被说得云里雾里了，不知庆林有了什么好出息，大不了寄个立功奖状回来吧。说着，德法就把一张大报纸抽抖了出来，又两手展开报纸，用嘴巴指点着告诉光文说：“你看见了吗？中间那篇大文章就是庆林写的，看看。《加快科技推广，加快治山致富》，写得好哪！”光文算不上粗通文墨，但当基层干部时上过扫盲夜校，“文革”中又跟人背诵过毛主席语录，常见字也还记得些，看文章标题下还当真是庆林的名字，额头上的皮肉几扯几拉，就眯眼笑了，说：“这婊子养的！”这么骂儿子是最高的奖誉。这儿的父爱很独特。

说过文章，光文就到屋后的薯窖里取出一篓大红甜橙，叫德法：“你尝尝，这味道好哩。冰糖橙这时候吃起来少水分，蜜橘这时候吃起来少味道，甜橙放到这日子水分足，甜里带微酸。就剩这几个。原是想等那婊子养的回来吃，可能是开春了忙得很，抽不了身。”

德法把一个大红甜橙掰成四瓣，吃得酸腮帮子滴口水，果然是回味无穷。心想，光文今天若不十二分高兴，他哪会把这好东西拿来给他吃。于是就更加奉承起来说：“老叔啊，你这屋场怕是坐对路了嘞。”

光文暗暗一笑，说：“你呢，三天两日开会学文件，还那老脑筋！哪有什么坟山屋场？”光文口是这么说，心里却在想：住这里的确顺畅得多。早先，他家住在村中间，日子一直过得不亮色，大跃进时他砍树炼钢打伤了脚；食堂化过苦日子那年月，庆早一家饿得起了水腫



病，他利用职权偷了点粮食给庆早娘，庆早爸发现他们关系不正常，深夜里在村口那棵歪脖子树上把自己的颈脖用绳子挂了。后来庆林娘也两脚一伸去了，到底是什么病也没钱查出来。等到庆早长大，遇事就和光文红眼睛抬杠子，光文心一横，就往这竹林湾搬了，屋场不屋场，他没想过，庆林能有这么个出息，他也没有想到。

德法又抓了个大红甜橙来吃，又得说些好话听：“老叔，我看你这屋场后靠太师椅，前有拦门山，怕是要出大官呢。”

光文说：“龙生龙，凤生凤。我们祖辈都是使牛拖耙的，能轮个什么大官当？要是战争年代去卖命，那也还说不定，如今是和平年代，电视里天天放《官场现形记》，当官要什么条件你还不清楚？你说我的庆林能有个什么靠山？有什么势力？”

德法说：“那也不一定。庆林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脑子活。”

光文说：“如今的官靠跑，你没听人家说，又跑又送，提拔重用；只跑不送，原地不动；不跑不送，往下挪动。你说，我们泥巴人家能往哪儿跑？有口皇粮吃就万幸了。”

德法说：“你能肯定庆林就没关系跑？他跟着县官转，这不就是关系！”

光文想想，顿悟开来：这倒也是。

德法又感慨：“庆林当官也好啊，我们村里进县城办事也好有个靠山找。”

光文说：“搞个科级干部算什么靠山！”

德法说：“这人呀，你也难说定，运气来了，升起来也快呢。”德法不想再吃那大红甜橙，也就用不着再往下说奉承话，就告辞：“老叔，我得回去了。”

光文说：“就在这里喝两杯吧。”

德法说：“今天已经有约了，过天乡领导来拜访你，我再陪他们喝。”

光文说：“那也不多么。”说着就送德法走，狗又在竹林里汪汪地叫。光文又骂狗：“毛火烧的！该叫你不叫，不该叫你这么瞎叫！”

德法走了，光文就独自坐在壁脚，又将那报纸认真看过一遍之后



才认真叠好放进屋里的箱底。怎么想，心里都高兴，庆林能这么想老百姓的事，将来就是当官了也是个好官，他还图个什么呢？他本是也想吃一个大红甜橙的，织瓜园挖粪土，背心出过毛毛汗，现在也口干，但抓起一个摸摸，动了动嘴唇又放回篾篓里。就这么几个了，刚被德法吃掉四个，现在再也不能吃了。于是，又咽了咽嗓子，把甜橙放回薯窖，又念叨：“这婊子养的，你还不回来，东西是留不住了。”

2

光文刚把薯窖门关好，村里的燕儿、三菊和二兰都齐整整地来到了光文门上，说是三缺一，要他去凑凑。如今阳春各做各的了，一年没有几天忙，庄稼一下种就坐屋里看电视搓麻将。光文两个女儿外出打工嫁在远方，条件好不用操心，儿子庆林又在县里工作，平日，他一人守着火塘也乏味，就常和这些媳妇们凑凑手。光文有两个女儿寄钱，自己还是篾匠，屋后那么一大片竹林，砍几根竹子来，手动动就织成筛砬簸箕卖成钱，于是便比一般人把钱看得松，加之他年纪大，眼力差，和那帮年轻媳妇在一起总是输，媳妇们自然就喜欢他来参一脚。只要光文一输，就拿钱去村口小商店买糖姜炒蚕豆来吃。有时光文该出钱却故意不拿，让媳妇们去他身上摸搜，赚得一种说不明白的乐趣。光文根本不在输赢，只在解闷，甚至赢了反觉得没意思，也拿钱买小吃，目的是消除那份孤独的寂寞。因此，平时只要媳妇们一叫，他就跟着走，但今儿却一下子变了。

光文锁好薯窖门，抬头皱皱额皮，就见了燕儿、三菊、二兰正站在那里嚼姜片，穿得红红绿绿，屁股奶子都箍得圆翘翘地像歌星影星服装星，哪还像个农村媳妇哟！说着又想起庆林他娘所受的苦来。光文两手拍打着土粒儿，从薯窖那边走过来，说：“你们另外去招生，我没空！”

燕儿就把吃剩的姜片朝光文的脸上砸过去，光文用手挡了脸眼说：“别这么没上没下的，你不怕雷公？”媳妇们不明白光文的心事，光文今天是死了心不去赌那个博了，而且是决心金盆洗手，从今以后



永远不赌了！德法说庆林会有大出息，想想也是，才工作多久呢，就在报上写了关心老百姓的大文章，过几年说不定就在电视上作报告了呢。他当爹的没能耐给儿子帮忙已经有愧了，如果还给儿子脸上抹黑，拖儿子的后腿，那就太不应该了。如果派出所来桌上插一手，说庆林那爸赌博，庆林的前途能不受影响吗？就为这，光文不搭理她们。

燕儿机灵地眨了眨眼，说：“文叔，怕是村领导刚到给你上政治课吧？”

光文说：“他算老几？能压我？”光文随手指着路边几棵三月泡树，说：“你看你看，这花苞儿都白亮亮地了，多急人哪！我哪比得你们有福气呢！你们家男是男女是女，挡外的是挡外的，主内的是主内的。我呢，一双手要捉几条鱼，哪陪得起你们！”说着就往猪栏那头走，又说：“猪还没喂食，饿得都拱栏门了。”

燕儿把手里的半块姜片往衣袋里放了，说：“文叔，这个算我们的。”说着就去柴屋抱了柴在灶上烧火，三菊在门口剁猪草，二兰就把猪食桶提到灶边。

光文说：“莫把你们那嫩手磨起血泡，夜里挨你屋男人骂。”

媳妇们嘻哄笑了一阵，燕儿就在一边大声说：“文叔，你别这么没大没小的，天上还有雷公佬呢。”光文爱用雷公吓人，她们也就搬出雷公来。

三人忙了一阵，美美的猪食就在猪栏门口冒着热雾。燕儿正要把猪食往槽里倒，光文赶紧走过来拦了，说：“慢！你们只会哄男人，哪里会喂猪哟。”光文躬腰去料理猪食，燕儿就用个抓米拳头在光文腰上打了几下，说：“老不正经的！”光文用两个指头伸进猪食里试温度，说：“这么高的温度哪能就一下子倒进食槽呢，那会烫伤肠胃啊！杀年猪的时候你注意看，有的猪肚里有好多血球，那就是因为猪食的温度太高烫起的。”燕儿她们听着都有些痴了，不知道喂猪食还有这么多讲究。

燕儿说：“难怪你这猪长得油光水溜的。”

光文得了夸奖，心里高兴，说：“吃稀粥还有嘴巴功夫呢。什么



事不要多实践？你们呀，早是梳头发戴项链，晚上呢，天不黑又要看电视，养鸡喂猪的事儿全是老家伙做，哪会懂这学问呢。有朝一日，我们这些老骨头打鼓了，你们呢，就都当神仙去，不要吃不要喝了。”

燕儿说：“明儿你家庆林聚了媳妇别说喂鸡喂猪，只怕说话都让你听不懂。”媳妇们又嘻哄笑了一阵。

说着话，猪就吃得肚子圆溜了，燕儿就又催：“文叔，猪也吃得这么饱了，还请不走你呀？”

和这帮媳妇们在一起真是快乐得没有了早晚，他怎么不想获得这份愉快呢？但他嘿嘿笑着说：“跟你们说了，我今儿没得空！”

燕儿说：“你还有什么事，我们都帮你做。”

光文分明是推脱，说：“你们又不是我家媳妇，我哪有那福气使唤呢。”

燕儿一下就扯了光文的胳膊，又使眼色给三菊和二兰，于是前拉后推，光文两脚往后使劲儿也撑不住。燕儿咬着牙说：“你今儿就是台烂拖拉机，我们也要把你这堆废铁推走！”平时太随便，此刻也实在难变脸。眼见得抵赖不过，光文只好说：“莫这么扯扯拉拉地不好看，我给你们 20 元去买小吃，这该行了吗？”

媳妇们不依，说，不到桌子上分输赢，拿钱没道理，就又强行推着光文走。

光文说：“我求你们姑奶奶了。年过了这么久，我连被子都还没有洗，春无三日晴，今儿天气好，要是你婶子还在世，不用我操心这些事，就是跟你们上花果山摘仙桃，我也不说二话。”

听这话燕儿就软心，放了光文说：“我们这就给你洗。”

光文想的是坚决不赌了，怕影响庆林的名声，但不好明说，怕别人说他儿子才芝麻大的官就轻狂。于是拿这些办法来搪塞。媳妇们这么一答应，光文仿佛又理屈辞穷。光文挤挤额皮，眯了眼四处看看，只好把主意往屋门口那棵梨树上打。就说：“哎呀，我算是服你们了，去就去，待我先去梨树上将那死枝儿砍下来。”

燕儿说：“那死枝儿碍你什么了？有人请你，你就屁股翘得天高。”



光文说：“你们知道什么？春天来了要发芽，死枝一扯营养，嫩芽儿就吃不饱奶。”燕儿她们一听，悟出些道理，就催他快去。光文心里一喜，终于有脱身之计了。他搬过长长的木梯在梨树上架了，然后一步一登高地往树上爬。光文在高高的梨树丫口上站定，拍拍手，这才很解脱地说：“媳妇们，我是决心不再赌了，你们去邀别人吧，要等我，怕就辜负你们期望了。”

燕儿她们这才一下子明白是上了大当。缠磨了这么久，先是弄猪食后又答应洗被子，现在才明白是受了戏弄，气没地方出，几人就把梯子往旁抽了，说，看你还怎么下来！

光文早就预料这一着，只愁上不去，哪愁下不来呢？再高的树么，下来时，至多也就两腿擦破一点皮。光文笑了，说：“抽吧抽吧，让我坐得安然些。”

燕儿见光文在树丫上操起悠然二郎腿，就又急又气地在地上抓石往上打，但打不了那么高，她想重新把梯子架了，但上了树又能把他怎样？四处一看，见屋壁上有晾衣服的竹竿，心眼一动，主意来了，叫三菊和二兰把两根竹竿绑接起来，然后三人拿着照准光文的屁股戳。这主意真绝，光文每招架一下，都显得十分狼狈。这使燕儿她们很解恨，就仰脸哈哈笑成一簇花。往上戳一竿子问一句：“你下来不下来？”光文嚷着躲着，摇得满树梨花如雪片往下飘落。

光文显得手足无措，就在树上嚷开了：“你们再戳，我就撒尿了。”

燕儿她们以为是吓人，说：“你不要脸你就撒！我们拿盆来接！”话还没说完，燕儿脸上就落了热热的水滴，抬头看，果然是亮亮一线水从光文的裤裆里飞流直下。三人丢了竹竿捂着脸就跑，不知是谁骂：“这东西吃了什么药，说变心就变得这么铁硬了。”

燕儿她们走了，光文站在树上俯视丢在地上的木梯和竹竿，反倒没有胜利的愉悦，只是怅然若失，但为了庆林的前途，他只能这样，一种很复杂的心情，使他的眼眶潮湿了。



3

此后，燕儿她们不仅不再扯光文上桌，见了面也不打招呼，脸一偏就过去。她们在一堆闹着玩着，看不出哪儿不快活，倒是光文一天到晚只剩下孤凄，闲着无事就坐在猪栏门口，看着拱动的猪嘴巴发痴，只有想到，这是为儿子能有个大出息，心里才又觉得好受了些。一大把年纪了，为儿子受点儿煎熬还有什么想不顺畅的？

这天，光文正在猪栏里担猪粪，听得远远有人叫：“老叔呀，又在忙什么了？”

光文虽过了六十，但仍身子健，精神旺，耳朵尖，就听出是德法来了。戒了赌，脚手闲下来就没有了放置处，早早晚晚，就只巴望能有人来他门上说说话，说什么内容都无所谓，何况德法每回来都是说些和庆林有关的事儿，光文就更加喜欢。光文把拖猪粪的搭耙往壁上一挂了，弯着腰从矮矮的猪栏里钻出来，赶紧洗手搬凳叫德法坐。

德法手里提着一袋表格，急得挪了挪脚说：“今儿就不坐了，计生工作队进村来了，我要领他们去上门。三月毛毛不过年哪！就这事儿得罪人。”

光文知道德法来肯定是要说些关于庆林的事儿，但光文不好直问，只好找着话跟他闲聊：“哪时候没有得罪人的事？刚解放那时候，划成份，分田地不得罪人？割资本主义尾巴，扯人家的南瓜不得罪人？没有得罪人的事儿，还要干部搓蛋？”

德法倒听出些趣味来了，说：“老叔你说得倒也是。”

光文又顺着话把庆林带出来：“基层干部就这个样子，你要怕得罪人，就要像庆林那样到县里去当干部，坐车下来开开会，拍拍屁股一车又坐回去。”

德法说：“如今县里干部困难也大嘞。”

光文很骄傲地说：“县里干部有个什么困难？比如庆林坐在办公室里写文章，冬天一炉炭火，夏天一把风扇，跟领导下乡去有吃有喝，就愁身子胖得太快。”



德法说：“也不是你说的那么好得流油，听庆林说，他们的工资都不能按月发，有几种钱都是上面开口子，自己找票子。”

光文说：“你今儿见到庆林了？”

德法应他：“唔嘞。”

光文说：“他就只跟你说这些？都没问问家里这副老骨头？”

德法说：“他就是要我告诉你，他今年分流出去找钱了，叫你若到县里去找他就先带个信，免得扑空找不到人。”

光文想了想，又把头摸了几圈，说：“是领导要他去或是他自己充英雄要去？”

德法说：“各单位都要分人出去。”

光文有些坐立不安了，说：“庆林搞钱去了？”

德法说：“唔嘞。”

光文说：“他到哪搞钱去了？”

德法说：“就在我们乡政府开磷矿。”

光文摸了半天下巴才说：“这个婊子养的是在给我丢脸呢。”

德法说：“老叔啊，你这个观念要改哪，不然跟不上形势了，如今什么事不是围着钱字转？”

光文说：“我是鸡屁眼里抠钱，让他读了一二十年的书，我倒是培养个开磷矿的来了！开磷矿的要读这么一二十年的书么？能写个阿拉伯数字的都可以到磷矿去当经理。”光文盯住德法喘着粗气，又想起庆林写的那篇依靠科技治山致富的文章，忍不住又往下说：“江会计，你呢，哪天去乡政府开会给我带个信，说我病重，叫庆林回来一趟。”

德法说：“庆林才开业，忙呢，怕是最近难得回来。”

光文很痛苦地一想，说：“好，他忙，我有空，我自己去乡政府！”

德法见光文话音辣硬了，又怕他真到乡政府去闹得庆林没面子，影响庆林升官（以后村里遇到的事儿还靠庆林帮忙呢），就赶紧转话说：“你就别去了，后天我去乡政府汇报工作进度，顺便跟庆林说说就是，爷老子带了信，他还敢拗令不成？”德法一看表，已过二十多



分钟，客气话都不说，扭屁股就走。光文又嘱咐他说：“你莫喝了尿脚子就把我那正事儿给忘了！”

德法远远地应他：“哪里会呢。”

光文勾着指头等了好几天，天天夜里睡不着，竹林里老鼠过路他都听得脚板踩在竹叶上响，就是听不到村口有喇叭叫。这几年村里的变化谁也不敢说不大，公路通了，电也通了，电视机已经没有几户没有，过去村里来人听狗叫，如今就听汽车喇叭叫了。

这天中午，光文正在往织好的瓜园里上粪土，就听到村口有汽车喇叭叫。光文想：这能不是庆林吗？瓜园是杉树块子扎成的圆圈，然后用杂树条横着织成，形状就像城市里的小花坛。看起来空间并不大，装起粪土来却十笞二十笞的填不满。听车子喇叭叫，光文抑制着内心的激动，故意不去接庆林，而是更加忙着在那里刨粪土。这是要做给庆林看，不然，心里那气没法消。

果然是庆林来了，眼镜子对着光文一花就叫：“爸，你织瓜园？”

光文朝庆林斜眼说：“不织瓜园我织锦缎呀！”

庆林听出这话里有火味，就说：“不是说你病了吗？”

光文朝瓜园里狠狠地倒了笞粪土，说：“当农民的，季节就是药！树叶一青，谁不是没日没夜地忙？我还能躺十天半月，等你来给我秧南瓜栽辣子？”

庆林一下子套不上情绪，也不敢瞎说些什么反给爸添怒，就把手上的一袋补品放下，想给爸帮手端粪土。光文一看那“三株口服液”、“红桃 K 补血液”之类，心里又有些过不去，庆林才参加工作，工资又低，遇了个同学、朋友还少得了进馆子？那几张钱有几下抽呢！就对庆林说：“你也听那电视广告哄人？那东西是我吃的？钱花了千儿八百，顶不上我一碗白饭加一个鸡蛋！”父亲痛儿子在心里，说话是不能有一点柔情的，不然，哪里会有这么一代一代的男子汉气概呢！

庆林端了笞箕就使劲往瓜园里倒粪土，光文默默地看了看，儿子还是个能劳动的人，心里的气也就慢慢地消了些，加之又想起庆林娘去世了，两个女儿又都嫁得远，就这么父子俩面对面，父亲不跟儿子心平气和地说句话，儿子有话又和谁去说呢？这么一想，心又软了下



来，自己坐在锄头柄上，叫儿子也挨着坐了，跟庆林说：“你写那文章我看到了，靠科技治山致富写得好。”

庆林却说：“那算个什么。”

光文就认真地瞪了一眼庆林，说：“你蚂蚁打哈欠——好大的口气，写那么大的文章还不算个什么，那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写的？德法见你写了那文章，都几次找到我门上套近乎。他是随便看得起人的？我脸上都大有光彩哪！”

庆林笑，说：“那我还发几篇文章，你全身只怕都要发亮嘞。”父子俩曾经相处长了，觉得闷，有时也开这么句玩笑调气氛，但今天，庆林总逗不笑父亲。

光文说：“你爸呢，以前闲得爪子发痒，也爱和村里的媳妇们赌个小钱，见你有了出息，爸就戒了。媳妇们缠我恨我哪！唉，你爸一辈子就当到个小村干部，儿子出息了，爸是绝不会拖后腿的。你那文章还在写吗？”

庆林说：“写那文章有什么意思，单位要分人出去找钱，我就出来了。”

庆林果然是分流出来搞钱了，德法没有说假。光文心里一痛，说：“我就想不通如今这事儿，国家给你们按月发着工资的，还搞那么多钱裱壁板？”

庆林说：“爸，你明天到机关去看看，不是你想的那么回事。人多为患，财政不够吃饭了。如今，单位交不起电话费，邮电局把电话也切了；发份文件连纸都买不起，有个客要接待，就四处赊账。”

光文说：“这也就成了怪事了。”嘴上这么说着，心里又同情了庆林，问：“是领导叫你去搞钱或是你自己要去？”

庆林说：“那当然是领导安排的。”光文听这么说才放心些，又说：“照这么说来也是，领导有了困难，你们年轻人也该担担重担，哪还有让领导到外面奔的？”顿了顿又说：“如今有人搞钱真是丧尽天良，你搞钱可是要搞正路钱呀！文章还是要写，不能丢，丢了就荒了。还要照你写的那么去做，老百姓就希望你们当官的想办法让他们致富。”这么说一阵，又站起来去挖粪土。